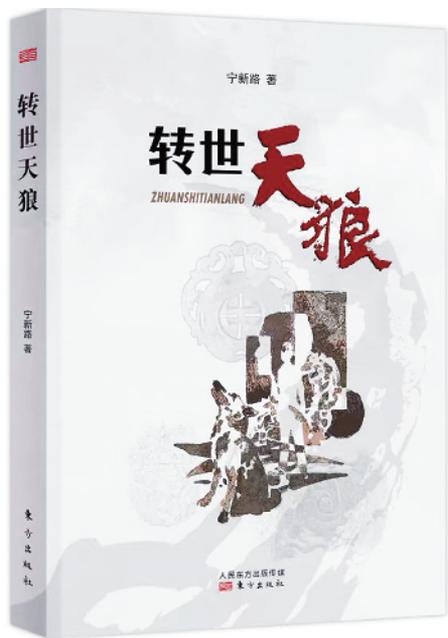


·读书有感·

天狼转世以后

——读宁新路长篇小说《转世天狼》

◇ 蒋子龙



《转世天狼》
宁新路 著

吗？可谁又能说清这文曲星究竟有多大？

据我所见，有文字记载的天狼星第一次转世，出自清朝吕熊所著的《女仙外史》。书中称，明朝初期，天狼星下凡转世为燕王朱棣，后发动“靖难之役”，最终夺取皇位，是为明成祖。

知道天狼星第二次转世，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读了一部网上热销的长篇小说《转世天狼》。小说作者宁新路，供职财经界，主编《财政文学》。财经使人厚重，文学给人灵感，他二者兼得。但在他的笔下，这次天狼转世却“投错了胎”：未成帝王将相，亦非名流显贵，而是化作了一条狗，且非高贵的名犬、猎犬、导盲犬或牧羊犬，仅仅是一条看门狗。这并非神话寓言，而是以天狼转世为由头，描摹赤裸裸的现实社会。

这条天狼转世的狗，看守的不是寻常百姓家的柴门，而是富甲一方的“热河玉作坊”的大门。热河玉作坊，每日无数珍宝进出，各色男女穿梭其间。门外之人覬觐门内财富，门内之人则企图将价值连城的宝物偷运出去。如何偷？藏于身体最隐秘之处，诸如肛门、阴户等，靠人力难以查验，唯有依赖好狗的鼻子。狗由狼驯化而来，同根同脉，天狼化为狗，实属贴切顺当。况且热河乃北国胜地，谁人不知京剧《女起解》中那句著名道白：“只剩下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热河玉作坊，由此成了珠宝玉器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天狼转世的狗，被买走它的看门人随便安了个名字：阿黄。买主的名字更为随意，他原是个不热爱本职的鞋匠，叫张鞋娃。他身上总是跟他厌恶的臭鞋一样脏兮兮的，致使想献身于他的女人，上了床却终因忍受不了那脏和臭，又将他推下床去。高贵的天狼转世为狗，已属不幸，偏又摊上这样一个主人，可谓倒了八辈子霉。距它第一次风光转世已过500余年，在凡间差不多就是“八辈子”的光景。阿黄纵是天狼转世，嗅出外人夹带珠宝容易，若想阻止玉作坊本家之人偷窃，可就难了。

小说文思奇邃，意趣独标一格。且看这座玉作坊里的人物：当家人柴大老爷，器张跋扈，心机深沉，特殊嗜好不是玉器而是女人，带着仆人逛妓院或把妓女带回家是常事，凡有他买卖的地方，都有他的女人；柴二爷在外开铺子，相对独立，遇祸可置身事外；着墨较多的柴三爷，留洋归来自恃怀才不遇，以此为堕落的借口，吃喝嫖赌抽大烟，欠下一屁股债，自然要偷家里的宝贝还债，好色者必病，嗜赌者定贫，他是柴家第一

个归西之人。有这样“三块料”，再加上他们的女眷及一千佣人，衣香鬓影，妖媚横生，可想而知这柴家大院里该有多热闹。这样的小说，想不好看也难。

作者的眼光饱满有力，下笔有察世之智。小说的力量源于故事，故事其实就是生活的真相。欲望强烈而道德薄弱的人们，相疑相争、相斗相杀，怎能不发生故事？小说情节纵横曲折、疏放恣肆，营造出一个又一个阅读期待和悬念。天狼转世的狗当然不同凡物，它的原则铁板一块，只听保安张鞋娃一人的指令。而它的主人，是个善良却没有原则的人。柴三要往外偷财宝，过不了阿黄这一关，三太太便施美人计，以身体贿赂保安，让他管住狗。保安乐得将计就计，反正财宝也不是他的。但狗不答应，一通凶狠扑咬，让柴三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阿黄也挨了保安一顿揍。

“人不如狗”“狗眼看人低”，此话有理。柴家大院上上下下，哪个值得阿黄高看一眼？还真没有。狗不必倚仗人势，人却可以倚仗狗势。自从有了阿黄，保安张鞋娃便成了热河玉作坊的“影子主人”。真正的主人柴大老爷，几次杀狗不成，反要讨好鞋娃，去妓院也带上他，甚至还要把自己太太的娘家侄女嫁给他，以换取他死心塌地为柴家看好大门……后来日本侵华，战乱加入祸，人心惶惶，大厦倾覆，柴家当家主事的人相继死去，而柴大老爷外地的女人们，竟都投奔热河而来。

张鞋娃毕竟心地善良，他从柴家的破败中悟出一个道理：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金钱倒确实能把人带进坟墓。他最后真的成了柴家的主人，并尽职尽责。在日寇攻占热河玉作坊之前，他从库里取出一兜子金银珠宝，换钱在城另一侧买了宅院，将柴家唯一存活且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三太太，以及从外地投奔而来的柴大老爷的女人们，都送到那个院子里，并给她们安排了营生。他自己则回归老本行，重新打理修鞋铺，并拒绝了三太太的求婚，痴心等待已出家为尼的柴大奶奶的侄女回心转意嫁给他……

天上人间，人性狗性，具备一种穿透本质的力量。不久，咬伤几个日本兵，在枪口下侥幸逃生的阿黄，瘦骨嶙峋地回到了已安分守己的张鞋娃身边。天狼转世，也算有始有终。

此书炫奇骇俗，又运意自如，文字生动有趣，打破了当下小说情节单调的痼疾，且文气丰沛、坦然通脱。读罢此书，很难不生发沧桑之慨：人间无奈，祈望转世；人不争气，靠狗撑持。

近年来，人间与天宇的交流日益频繁，从宇航员长期驻留空间站，到商业航天将普通人送入轨道，乃至人类谋划在火星建立根据地、“留下人类的种子”，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

茫茫宇宙中还有个斗牛宫，宫主便是天狼星。天文学上讲，天狼星的直径比太阳大两倍多，而太阳的体积又是地球的130万倍。试想，地球和天狼星相比，或许就如同一个乒乓球面对巍峨泰山。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巨无霸般的宇宙星球，常被化作地球上微如尘埃的生灵，甚至被赋予人格。譬如织女星与牛郎星，被演绎成夫妻分居银河两岸的凄美故事，而天狼星，则被描绘成：“头戴星冠，灿烂晃耀台明月；身披鹤氅，飘飘动绛阙香风。两道剑眉浓似墨，斜飞插鬓；一双鹤眼明于电，直射侵人。膀阔腰细，浑身有千百斤膂力……”更有甚者，直接将星球转世为人——人们不是津津乐道李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

·诗史钩沉·

霍松林诗作里的黄泛区

◇ 翟国胜

霍松林(1921年—2017年)，甘肃天水人，我国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陕西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他不仅在学术上硕果累累，青年时期更以笔为枪，写下诸多感人至深的抗战诗篇。

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大堤被掘开，滔滔黄水肆虐中原。时年17岁的霍松林正在天水中学读书，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他以一颗沉郁的忧患之心，于同年7月挥笔写下《惊闻花园口决堤》，将满腔悲恸化作泣血之声：

闻道花园口，决堤雪浪高。
千秋夸沃野，一夜卷狂涛。
日寇宁能拒？吾民底处逃？
泥沙迷望眼，何地艺良苗！

作者用“决堤雪浪高”“一夜卷狂涛”描绘了花园口决堤的骇人景象，继而用“日寇宁能拒？吾民底处逃”的诗句对“以水代兵”做法提出强烈的抗议，对百姓的生存表示极大的担忧。

一个月后，即1938年8月，他又写下第二首关于黄泛区的诗《哀溺民》，再次对黄泛区灾民寄予深切的悲悯之情：

田园起大波，邱陇翻巨浪。
汪洋混穹窿，势压洪河壮。
荒鸡饿树巅，瘦犬溺深巷。
鼋鼍喜出没，蛟螭森相向。
天意果何居，小民固无状！
可怜四壁屋，乃作千年圯。

江山信清美，干戈争揖让。
一死等长眠，无因观霸王。

霍松林这两首关于黄泛区的诗，字字血泪，洪涛肆虐如在眼前，为葬身泽国的无辜生灵和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千万同胞留下了血泪控诉，也为民族留下了一页永难忘却的历史殷鉴。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霍松林先生专门用毛笔“录少作”，选书《惊闻花园口决堤》《哀溺民》等抗战诗词成卷，以示纪念。

从霍松林写的这两首关于黄泛区的诗作中，我们既可见当年灾荒之惨烈，更能体会诗人鲜明的爱憎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